

语言文字架起文明互鉴之桥

●美国权夏青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广泛开展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加强多层次文明对话,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语言是人类沟通交流的工具,文字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语言文字承载着民族和国家的历史记忆、思维模式与价值观念,搭建起文明对话的桥梁。

语言文字承载文明互鉴的历史记忆。文明的交流史,本质上是一部语言文字的接触史。古代东地中海地区及丝绸之路沿线,语言文字的多样性不曾阻隔文明的对话,反而在相互借鉴中丰富了各自的文化基因。阿卡德语在两河流域使用近两千年,成为古代西亚北非国际交往的通用语言。公元前4世纪后,通用希腊语在西亚、中亚扩散传播,成为多民族交往的媒介。汉字深刻影响了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的文字创制。在文明的交流过程中,语言文字成为文明基因的携带者与传播者。

语言文字的接触与互鉴,多以借用和融合为基本形态。西学译介与白话文运动的互动,不仅为汉语注入了大量外来词汇,丰富了汉语的构词法,而且促进了汉语口语化与书面语的现代化转型,使汉语在保持自身语言基因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出一套更加精密、逻辑性更强的现代书面语语法体系。同样,中国典籍的向西传播也使欧洲启蒙思想家得以重新审视自身的文明传统。文明交流互鉴从来不是单向的流动,而是双向的滋养。语言文字的接触交流,不仅是塑造文明的根基,更是连接不同文明的精神桥梁。语言淬炼与重构的历程,本质上是文明间深度对话与意义再生的过程,旨在使中华文明的宝贵资源,真正融入并滋养人类共同的价值探索与知识积累。

语言文字搭建文明互鉴的现实平台。文明互鉴离不开语言文字的交流和融合,语言文字是文明互鉴的纽带和桥梁。在当代世界,这种纽带作用正通过多元路径得以彰显,从国家战略到民间交往,从传统教育到数字创新,语言文字正以前所未有的活力推动着不同文明的深度对话。

语言文字在工具层搭建语言互通之桥,助力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在价值层搭建理解互信之桥,助力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在战略层搭建文明互鉴之桥,助力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以国际中文教育为例,截至2026年1月,全球有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中文教学,90个国家将中文纳入本国国民教育体系。与此同时,数字技术正为语言互通注入新动能。截至2025年5月,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已覆盖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的学习者。AI驱动的智能翻译系统已覆盖120余种语言,让不同文明的对活突破时空限制。技术赋能的语言交流网络,正将文明对话的渠道推广到更广阔的数字空间里。

我们应构建文明对话双向交流机制、创新语言表达方式。一方面,语言互通不是单向的说与听,而是要推动语言文字的双向流动。以中文为例,既要鼓励更多人学习中文,也要主动学习对象国的语言,这不仅有助于工作开展,更能传递尊重与真诚的文化态度。另一方面,创新语言表达方式,推进本土化阐释,就要针对不同受众调整表达方式。这不是语言文字的简单翻译,而是文化再创造。此外,语言互通的首要条件是外语人才储备。当前,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官方语言约60种,而我国能够开设课程的语言尚未实现全覆盖。因此,我们应加快国家外语能力建设,构建覆盖全球主要语种的人才培养体系,尤其加强对非通用语种人才的储备,确保在关键领域、关键地区具备语言沟通能力。

语言文字书写文明互鉴的未来篇章。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日益增多,文明对话的价值愈发凸显。站在文明互鉴的未來坐标系上,语言文字既是破解认知偏见的密码,也是编织人类命运共同体命运的丝线,我们需要从文明的内容和核心理念出发,通过词汇、语法、修辞等手段,凝练出能够代表文明核心精神的标识性概念。比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二十四节气”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多语种释义工作正是将中华农耕文明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和社会实践转化为全球可理解的语言表达的成功案例。未来,我们需要提炼标识性概念,构建多元文明共生的知识体系,服务全球文明治理的实践场域,使语言文字真正成为跨越地域与文明的“解码器”。

以语言文字进一步促进文明互鉴,我们应致力于构建情感认同的长效机制。一方面,要深度挖掘全人类共通的价值追求。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国家平安的期盼、对友谊长存的珍视都是相通的。讲好全人类都想听的故事,是让不同文明背景的人们产生强烈情感共鸣的有效路径之一。另一方面,构建情感认同的长效机制需要实现持续性的情感联结,要让学习者在语言学习之外,持续获得情感支持和文化滋养。以国际中文教育为例,不仅要看看有多少人学习中文,更要看学习者的情感态度变化;不仅要看看短期效果,更要看长期影响。

语言文字既是文明的摇篮,也是文明的桥梁。它承载着历史的记忆,传递着当下的思考,更孕育着未来的可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再出发,需要跨越不同文明和文化的藩篱,畅通语言文化交流路径,求同存异,合作共赢,为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打好语言文字之基。

(据《光明日报》)



分享悦读

以诗为履 丈量故土 ——评王发宾《青城履痕·岁月的诗与歌》的文学乡愁

●武永杰

在当代书写地域文化的文学版图中,王发宾的散文诗集《青城履痕·岁月的诗与歌》是一部独特而厚重的作品。这部由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的新著,凝聚了作者46年文学之路的积淀,以散文诗的语言形式,为呼和浩特这座塞外名城立传。全书以“辑”为单元,从武川古镇的历史回响,到盛乐古都的文明脉动;从大青山深处的红色火种,到清水河畔的长城遗韵;从昭君墓的千年守望,到宽巷子的人间烟火,作者以诗意的笔触串联起青城从远古到现代的文明脉络。这既是一部个人化的乡愁之书,也是一部兼具文学美感与哲学思考的文化寻根之作。

散文诗的语言实验:诗意与历史的交融
这部作品最鲜明的艺术特色,在于其散文诗化的语言风格。王发宾并未采用传统的散文叙事,而是以诗性的语言承载历史的厚重,使文本在纪实与抒情之间达成了微妙的平衡。例如在描写哈达门时,他写道:“心,一直向着远方,在月光走进夜晚的时候双手捧起一条河的流动,有时飘在山顶,有时落在山村”,这种将地理景观与心灵感知相融的写法,使哈达门不仅是一处景观,而且成为北方精神版图上的坐标。书中对修辞手法的娴熟运用,如比喻、借代、排比等,

增强了散文诗的艺术感染力,使历史叙事具备了可感知的温度与质感。

这种语言实验的意义,不仅在于美学层面的探索,更在于它为地方志式的书写注入了生命力。当作者写到莜面与土豆时,将日常饮食转化为文化记忆的载体,这种“形散神聚”的书写智慧,使全书的各个章节虽然看似散点透视,却始终凝聚于主题内核。

内蒙古本土文化编码:从遗址到血脉的精神寻根

作为一部围绕呼和浩特展开的散文诗集,本书的题材跨度令人惊叹。从旧石器时代的大窑文化遗址、北魏盛乐古城,到明清归化城的商号传奇,再到当代民族团结的生动实践,作者以细腻的笔触串联起青城数千年文明演进的轨迹。这些章节并非简单的游记或考古笔记,而是试图通过对遗址的凝视,激活沉睡在土地中的文化基因。

书中对“融合”主题的反复书写,构成了贯穿全书的深层结构。在“盛乐礼记”中,他追溯鲜卑南下的足迹;在“敕勒歌”的回响里,他倾听农耕与游牧的对话;在“昭君墓”前,他思考“民族友好的象征”如何超越个体命运而成为永恒的文化符号。抖落尘埃,踏过时空,站在青冢之上,四野苍茫。远处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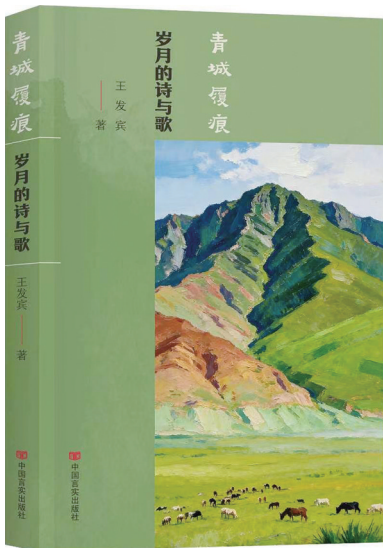
呼和浩特灯火璀璨,恍若当年绚丽的星斗,作者将呼和浩特这座城市的历史定位清晰地勾勒出来——它不是边塞的孤城,而是多民族交融的枢纽。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并未将文化寻根停留在怀古的层面。在“台格斗村的蜕变”“大青山绿化带”等篇章中,作者将目光投向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的现实图景,展现了北方大地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蓬勃生机。这种古今交织的叙事策略,使全书既是一份历史的档案,也是一份面向未来的宣言。

家国同构的情感逻辑:以文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这部作品最打动人心的地方,在于它将宏大的叙事转化为可触可感的个人情感。作者对故乡的爱恋是具体而微的:他爱莜面与山药的滋味,爱羊皮袄的温暖,爱二人台、爬山调的腔调。正是这种深沉的乡愁,使他在书写历史时笔端常带着温度,也让民族团结的主题不再是抽象的口号。

在辑七“守望相助的红色基因”中,作者鲜明地点出全书的题旨:“这便是呼和浩特的辉煌历史,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把风霜,酿成了甘甜的酒,把共生的岁月写成了不朽的诗”。从大青山烈士陵园的



红色火种,到大盛魁晋商的传奇故事,再到高铁驮起云朵飞翔的现代意象,作者以文学的方式诠释了守望相助的历史内涵与时代价值。这种将家国情怀融入个体生命体验的写法,使《青城履痕·岁月的诗与歌》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地方书写,成为一部具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的作品。

如果说历史是凝固的河流,那么王发宾的散文诗便是让这条河重新流动起来的浆声。《青城履痕·岁月的诗与歌》以其独特的文体实验、深厚的文化关怀和真挚的情感力量,为呼和浩特这座城市立下了一座文学的丰碑。它证明了地方书写完全可以超越地域的局限,在宏大叙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正如书中所言,“那些散布在阴山南北的古城遗址是散落的星辰”,而作者的笔触,正是将这些星辰重新串联成星座的光芒。



书文评点

麦香里的乡土根脉与精神坐标

——评九歌散文《白面,白面》

●北琪

作为一部从兴安盟乡土里生长出来的散文,九歌的《白面,白面》绝非一篇简单的怀旧文章,更不是对匮乏年代的感伤怀旧。当九歌把所有情感锚定在“白面”这一最朴素的乡土意象之上时,他实际上是在完成一次对个人成长史、乡村生存史与民族变迁史的重重打捞——从“求而不得”到“吃用不尽”,白面的命运,就是中国北方乡村的命运,就是一代人从贫穷走向富裕的命运。这篇散文举重若轻,藏着散文最动人的力量,也为当代乡土散文创作提供了一个极具参考性的样本:真正的好散文,从来都不是从概念里长出来的,而是从土地里、记忆里、烟火里,一点一点熬出来的。

意象建构:两种“白”里的生存辩证法
《白面,白面》最核心的叙事张力,来源于作家对两种“白”的对照书写:一种是漫山遍野、随处可见的荞麦之白,一种是求而不得、稀缺金贵的小麦之白。对于这片土地上的农人来说,小麦的白,本质上是“异质”的白,是超出土地承载力的白,是活在念想里的白;而荞麦的白,是贴合这片土地的白,是“适配”生存的白。

九歌没有刻意美化这种适配,反而写出了其中的残酷:荞麦是“耗地力”的作物,“种一年荞麦,要三年才能把地力养回来,越种越瘦,越瘦越要种”,因为不种就没有活路。漫山开得肆意铺张的荞麦花,在作者笔下是“风卷过来,白浪滚着白浪,漫过山岗漫过沟谷,看着喜人,其实每一朵白,都是农人向土地透支来的活路”。这种对生存真相的直面,让这篇散文从一开始就跳出了“乡土抒情”的俗套:不是所有乡土都是田园牧歌,更多时候,乡土的诗意下面,压着活下去的重量。荞麦的白,是“活下去”的白,是带着隐忍与妥协的白;而小麦的白,是“活得好”的白,是带着向往与奔头的白。两种白的对照,本身就构成了乡土中国最朴素的生存辩证法:在贫瘠中透支,在透支中渴盼,在渴盼中前行,这就是那片土地上千百年来不变的生存逻辑。

这种意象建构,带着记忆的私人属性。对于童年的“我”来说,小麦白面的稀缺,不是统计学上的数字,而是感官层面的冲击:每年年根,队长从粮库“求”回的那几十斤白面,要按人口均分。九歌没有刻意渲染饥饿的苦难,只是把细节铺陈开来,那种渗入生活肌理的匮乏感,就已经扑面而来,让每一个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能瞬间共情。

叙事锚点:白面背后的代际期望与成长觉醒

如果说意象建构是《白面,白面》的骨架,那么把个人成长与白面绑定的叙事,就是这篇散文的血肉。九歌没有把“白面”写成一个抽象的文化符号,而是把它变成了推动主人公成长的核心锚点——对于十三岁辍学放马的“我”来说,白面从一种食物,慢慢变成了“出息”的代名词,变成了母亲藏在眼神里的期望,最终变成了改变命运的动力。

这篇散文里最戳人的细节,莫过于母亲那句点醒少年的话:“东屯孙大家小子考上红本粮了,给他爹扛回实实一面袋子白面。”那时候的“我”已经辍学,天天跟着马群满山跑,以为放一辈子马,种一辈子地,就是自己的命。可母亲这句话,像一根烧红的针,一下扎破了少年浑浑噩噩的生活:原来白面不只是用来吃的,还是“出息”的证明,是走出大山的勋章。那袋敦实的白面,不是孙大家的晚饭,而是一个农民最大的“体面”,是整个村子都能看见的荣耀。

九歌写得克制,他没有写母亲如何苦口婆心地劝学,也没有写少年如何痛哭流涕地发誓,只是写“我”坐在岗顶的石头上,看着山下漫山的荞麦花,手里攥着放马的鞭杆,一使劲,鞭杆断成三截。这一个动作,就把少年的决心写尽了:断了放马的鞭,就是断了“一辈子吃荞面的命,就是要奔着‘能天天吃白面’的出路去”。两年之后,“我”拿着录取通知书走进学校,食堂里的馒头五分钱两个,包子六分钱一个,“我”一顿吃两个馒头就着一勺咸菜。这是熬出了头的释然,是终于给母亲挣回了脸面的踏实——那袋念想里的白面,终于被自己挣来了。

这种把个人成长锚定在“白面”之上的写法,极具时代代表性。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乡村,多少半大孩子都是靠着这样朴素的念想走出来的:不是为了什么远大理想,就是为了让父母能扬眉吐气,就是为了能摆脱吃不饱饭的命运,就是为了吃上一口白面馍馍。这种朴素的动力,比任何宏大叙事都更动人,因为它是真实的,是从生活里长出来的,是刻在一代人骨血里的集体记忆。母亲的期望,少年的觉醒,命运的转折,所有这一切,都浓缩在“白面”两个字里,不着痕迹,却力透纸背。

精神根脉:从个人记忆到集体变迁的深度挖掘

一篇好的散文,最终要落在“精神”上,要能从个人记忆里,照见一个时代的变迁。《白面,白面》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九歌没有把故事停留在个人成长的层面,而是顺着“白面”的脉络,一直挖到了乡土中国的精神根脉里,写出了整个中国乡村从匮乏到丰裕的变迁轨迹。

九歌没有否定过去,也没有美化当下。他没有把过去的匮乏写成一段不堪回首的黑暗历史,也没有把今天的丰裕写成理所当然的结果。这种回望,不是否定当下,而是记住来路:我们今天的日子,是从昨天的苦里熬出来的,是从昨天的盼头里长出来的。

九歌的文字里天然带着北方乡村的粗粝与质朴,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刻意的煽情,读他的文字,就像坐在村口的老槐树下,听他给你讲过去的故事,讲着讲着,就把你讲哭了,讲着讲着,又把你讲笑了。这种文字的力量,就是扎根土地的力量。文中的那些细节,不是坐在书房里能编出来的,只有天天踩在黑土地上,天天闻着麦花香的人,才能写得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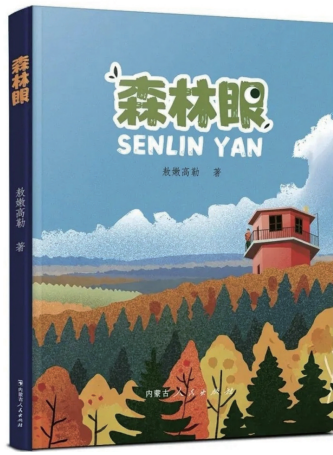
说到底,《白面,白面》写的哪里只是白面,写的是中国乡村的骨头:那种在贫瘠里不低头,在困境里不认输,永远抱着一份盼头往前走头的骨头。从漫山的荞麦花,到念想里的白面;从断鞭杆的决心,到终于吃上白面馍馍的踏实,九歌用最朴素的文字,写出了最厚重的生命。这样的文字,提醒我们不要忘了:我们今天拥有的一切,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的,它是一代又一代人,靠着盼头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白面之白,最终白成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底色:它是生存的执念,是成长的动力,也是时代变迁的见证和根脉的延续。《白面,白面》之所以能够入围百花文学奖,不是因为它写了多么宏大的主题,而是因为它写好了最朴素的生活,写透了最真实的人性,写出了刻在我们骨血里的集体记忆。这就是好散文该有的样子:从一粒粮食里,能看见整个世界;从一段记忆里,能读懂一代人的情怀。当我们读完这篇散文,再拿起桌上的白面馒头,大概会多咬一口,品出一点不一样的香——那是土地的香,记忆的香,是一代人生存与奋斗的香。

那片林 那座山 那群人

——敖嫩高勒生态小说《森林眼》读札

●温智慧



收到敖嫩高勒(贾月珍)新作《森林眼》那天,我在朋友圈分享并感慨了一番。这位成熟作家轻松实现了题材转型,以创作百余部儿童文学作品而闻名的她,又写了这部“生态题材”的小说。这是一部入选中国作协创作选题的作品。小说《森林眼》讲述了三代林业人自20世纪70年代林场建立开始,扎根并坚守生态建设第一线的故事。

贾月珍这些年深耕儿童文学,取得了不菲的成绩。然而,她不偏废,不拘泥,时而走出儿童文学,向纪实文学、生态文学进发,且都取得很好的成绩。这就是一个作家的成功迭代,在不同文体间,实现了游刃有余的转换。

小说的主人公恩和金是地道的牧人,在长期的放牧实践中,摸索出草原可持续发展轮牧的规律,后转而以打猎谋生。在此期间,他遇见了在林区生活的杨绿叶,二人结为夫妻。他知道过度放牧对草原的破坏,在集体分牧后没有继续扩大自己心爱的马群,而是做了猎人。在半农半牧区,看到人们任性放牧,心里生出对草原和土地沙化的无限担忧。

作家以同理心和拟人化的笔触,描写恩和金与自己的马、牛之间的交流,文学场景丰富,文学语言充满体温,读者流连其中难免不被感染,那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换位思考跃然纸上。

恩和金是个语言少得可怜的人,往往能用三句话三个字,三秒钟就结束一场社交问答。在听到场长说:“要招一批工人,到林场上班,拿工资”时,他眼睛顿时放光,态度也有了积极的变化,还做了丰富的未来畅想。

恩和金坚定了到林场当工人的决心,因为他深切地感受到生态脆弱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尽管妻子杨绿叶和他盘算过生活,养羊和植树两者之间的长短期利弊显而易见。但造林更是迫在眉睫的必然选择。

恩和金秉持责任、担当、信念、使命,成为林场有史以来第一个瞭望员。林场建立之际,正值禁猎。在场长及同事的帮助下,他成为林场的第一批林业工人,并开始了艰巨的造林事业。

小说故事一个,一个,细水微澜,围绕一家三代人造林,护林的故事,进行文学构建,传达出故事内核中的生态理念与生态力量,在生态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推动情节演进。

作家本人长期在基层林场工作,在她多年的工作生活中,耳濡目染,积累了大量

创作素材,林业人质朴、勤劳、纯粹、认真,以及对待一林一树真诚的群像,让她心中不时涌起感动与钦佩。那片林、那座山、那群人,早已成为她心中的文学风景,她心中早有为林场书写、为林业人立传的初心。

加之作家具备深厚的文学素养,对事物具备多元的观察和思考,多年的文化情怀和文学创作,早已激荡起她的创作热情。

当这部作品选题顺利入选中国作协创作选题后,作家便进行了历时两年多的深入采访,她深入护林员管护站,跟着护林员进山巡护、扑火演练,参与救助受伤的野生动物,听取护林员讲林场的故事,以及林场建设的过往,许多故事令她感动,走访被称之为“森林眼”的林场望火楼,将自己的切身感受、内心律动、感人故事、现实场景、日出日落、春夏秋冬等素材纳入文学提炼与创作实践,历时一年,完成了这部生态小说。

从一棵树,三棵树,到满目苍翠,阵阵林海,一路走来,作家体恤荒山造林艰苦,也感动于林场瞭望员这一林业工人中最具前瞻性岗位的职业神圣。

当我们作为游客,在林区游走,看见林中小屋或许觉得这像隐士田园,心中诗意万千;可如若化身成为一名林业工作者,想象一下,一个人在深山老林里待上十几天,可能要面对野兽、雪灾、停水停电、通信信号中断、食物缺乏的生存威胁,这无疑是真人版的荒野求生。

这靠的绝对不是诗与远方的浪漫,而是对山河的守望,对信念的坚守,对职业的信仰,对家国的热爱。

作家深情地讲:有人觉得在望火楼上,没有堆积要赶的材料,或者定量的生产任务,简直太悠闲了。而瞭望员是森林防火的眼睛,在这看似闲散的状态下要时刻绷紧安全弦。这是作家用文学所传递的感同身受和文学立场,高扬着深沉的敬意与朴素的敬仰。

恩和金一家三代林业人是众多一线林业工人的缩影,作家采访了五十多名护林员。为了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题更加丰满,作家先后辗转宁城黑里河林场、巴林左旗乌兰坝林场收集素材。作家认为,乌兰坝不同于松山区的农林结合性质,它是典型的农林结合地区,那里的环境和生活方式更符合作品的设定。恩和金、阿如拉、温都苏三代护林员带有三个时代不同的心理印记和鲜明的时代特色,不同时代却有一个相同的思考,就是对待海洋一样的林场的态度,他们虽然是平凡人,但他们平凡质朴的心就是无限高大的文学意象,精神灯塔。

小说的文学态度温软、平和,如涓涓远流,故事铺陈、转承平静、安然,没有生硬与顿挫,读来惬意舒心。书中人物立足现实,在纷繁的时代环境下,淡定、坦然、真实,是不可多得的能够安抚浮躁的参照。

这是这部书的力量,是作家的能量,是广大林业人在文学场景中的能量释放。《森林眼》这部书,达成了叙述与读者之间的圆融对接,是作家一部成功而得意之作。